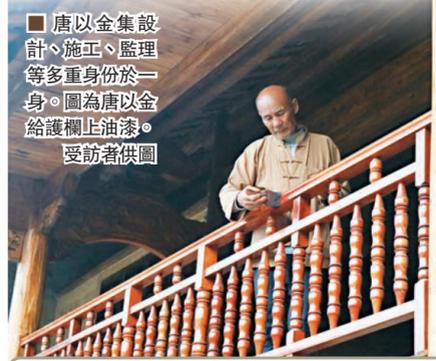


在廣西桂林市全州縣灌陽河西岸的空地上，青磚青瓦、飛簷斗拱的古民居一排排在田園山色中靜謐地矗立。身着樸素的老人——唐以金手撫青石牆面，步履蹣跚地一間間查看古宅的情況，時不時隨手抓起袖子，拂去雕花木門上的積灰。很難想像，眼前這個大病初癒、面容帶着幾分憔悴的普通老人，十年前憑借一己之力，耗盡畢生積蓄復活了眼前30多座瀕臨消失的古建築。「我有一個夢想，在自己有生之年能重建10座古民居，還原出先輩們生活的真實場景，讓後人能夠看到先輩遺留下來的建築智慧和人文文化。」如今，76歲高齡的唐以金每天都在和時間賽跑，他對傳統建築的深情也都藏在古宅的一磚一瓦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桂林報道

千金散盡護古宅

桂林老木匠復活逾30座明清建築



唐以金集設計、施工、監理等多重身份於一身。圖為唐以金給護欄上油漆。受訪者供圖

保育為先盼同道

「現在窮到連兩塊五的煙都戒了，一分錢恨不得能當十塊錢花。」據了解，從2009年重建第一批古建築開始，唐以金已先後把和妻子積攢了一輩子的7,000萬元（人民幣，下同）積蓄花光，隨後兒女們又湊了1,000萬元，但是資金仍捉襟見肘。

恐後繼無人 與時間賽跑

「整個博物館項目規劃用地60畝，計劃資金投入約1.2億元至1.8億元。」唐以金隨手拿起身旁的煙紙殼說，為了省錢，他的圖紙都是在廢棄包裝紙上畫的。

「我今年76歲了，精力已經大不如前，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幹不動了，誰能來接替我呢？」他感到自己每天都在和時間賽跑，最令他擔憂的還是隨着時間流逝，能夠修復古建築的工匠越來越少，古建築的保護恐怕後繼無人。

「保護古建築是一條只有開始、沒有結束的路。」資金和資源的匱乏令唐以金的保育事

業陷入十年來最低谷。其實並非無人願意注資，只是都被唐以金婉拒。

拒絕圖利者 盼志士加入

「投資者都是『圖利』，但是我想要這裡更純粹，合適的時候我想把博物館無償捐獻給國家。」沒有商人願意為唐以金的「烏托邦」埋單，他只能寄望於以博物館「拋磚引玉」，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古民居的保護工作中。「這些文物都很珍貴，不僅需要社會專家、名人志士來完善、挖掘整理，也需要政府有完善的保護機制。」

採訪結束已是傍晚，夕陽的餘暉灑下，唐以金的影子映照在斑駁的牆壁上被拉長。冬天總會過去，河岸邊枯黃的枝椏很快就會換上新裝，唐以金對新的一年也充滿期待：「只要為的是社會的財富、國家的財富，人們終究能認可和理解，我守護的這些即將被大家遺忘的歷史文化遺產。」



唐以金集設計、施工、監理等多重身份於一身。圖為唐以金給護欄上油漆。受訪者供圖

遍尋古物建博館

從2009年到2020年，歷時11年，唐以金如願建起了全州思源民居民俗博物館。在修復好的古宅內，老舊的窗花、老木凳、牌匾，甚至以前姑娘出嫁坐的轎子等，各式各樣的老物件擺放得整齊齊。這些都是唐以金尋遍各地「淘」回來的「寶貝」。

「修復這些古代建築要講究風格一致，而現代的機器造不出這些純手工打過的雕花，我只能各地去找來類似的再進行修復。」古建築修復是極為專業的工作，很多手藝已經失傳，對於唐以金來說，整個古宅的修復更像是一場智力與手藝的考驗。

按原樣修復 保證不變味

以第一批修復的古宅為例，古民居的木製、石製雕花多達上萬個，山牆墀頭（註：墀頭築於一棟房屋的山牆上，俗稱「腿子」，或「馬頭」，多由疊澀出挑後加以打磨裝飾而成，所以成對使用。）也有200多個，要對缺失的雕花進行仿製，對損壞的墀頭重新修復，「要按照原來的式樣修復，保證不走樣、不變味，這是不小的工作量。」為此，唐以金幾乎天天在師傅旁邊「監工把關」，小到連一個窗格、一個門洞他都不放過。

毅力感動人 老匠願助力

鄧師傅從家具廠退休回鄉後，在唐以金的老宅中已工作了三年。「他（唐以金）人很好，做事特別認真，要求也高，這種雕花活年輕人做不來，也不願意做，我退休了在家沒事幹就來幫忙。」鄧師傅一邊說着，一邊還在低着頭用小刻刀仔細雕畫着手中的木塊，這些老手藝人都打心底佩服唐以金的毅力。

歷經十餘年的努力，唐以金已陸續修復明清古民居14座，新建民俗文物陳列展示館10座，樓台糧廠11座，民國時期古欄樓3座，古戲台1座，孔子學堂1座。

為了省錢唐以金不捨得買圖紙，不少設計圖都是直接在煙紙殼上畫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攝



讓彼時的唐以金想不到的是，買下古建築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更困難的事還在後頭，單是古宅拆解工作，是否到位即可直接影響後續的重建工作，唐以金不敢大意。

拆裝轉運找地 步步困難重重

「拆解古建築必須懂得榫卯結構的奧妙，否則便不知該如何下手。如果強行拆除，已經損壞的榫卯結構就永遠無法復原了。」幸運的是，唐以金很快找到「奧妙」。

20多個工匠在唐以金的指揮下，花了40多天才將一萬多個構件拆解完成。大卡車來往了180多趟，才將這些構件暫時運到當地老氣肥廠山腳下和湘江河畔一處簡易的瓦房裡暫時保管起來。

對於唐以金來說，技術難題尚可攻克，但人為干擾和不理解則消耗了他絕大部分的精力。讓唐以金意想不到的，是尋找合適的地塊重建成了難題。

「沒有立項、沒有批文、沒有用地指標，古宅沒辦法落地開工，我等得起，怕的就是這些古建築等不起。」當時正值夏季，南方潮濕炎熱，很容易讓陳年木質構件受潮腐爛。無奈之下，唐以金「先上車，後補票」，不顧家人反對，用自家的6畝責任田和當地村民置換了荒地白地頭來「安置」古宅。

如今，憶起初期的艱難，唐以金仍不免歎氣道：「當初選址就跑了五六個地方，有遇到不理解的，也遇到把路攔起來不給施工的，我就跟着村委一戶一戶到村民家裡說情，用了三個月才最終可以動工。」唐以金慶幸的是，正是開頭種種困難的「磨練」，才成就了如今一座座完整建起的古建築博物館。

家人反對變默認

由於唐以金身體不適到了桂林市醫院接受治療，香港文匯報記者首先見到的是幫忙唐以金打理古宅的小女兒唐東姣。「你看，這些清朝的護照、民國的地契還有公社時期的糧票，全是老爹收回來的，東西多得都快沒地方放了。」唐東姣一邊介紹着，一邊小聲地無奈抱怨道。雖然嘴上抱怨着父親，但是內心更多的是心痛：「老爹年紀大了，一個人操持這麼大的博物館，力量有限，擔心他身體吃不消。」

女欲斷關係 妻子斥瘋子

唐以金有四個兒女，對於唐以金的想法，一家人一開始是極力反對的，大女兒甚至撂下「斷絕父女關係」的狠話想阻止父親把全部積蓄投到古宅修復上。唐妻黃讓英初期也是頗有怨言，叫唐以金「瘋子」。

對於家人的反對，唐以金無法辯駁，他只能沉默地埋頭苦幹。他就是有一股「強脾氣」，對古建築執着和癡迷，讓他鐵了心都要做。「現在想想，不做也是遺憾，古建築修復真的時不我待，很多手藝都失傳了，十年前不做，現在我連能做的工匠師傅都找不到。」

看着一座座建成的古宅，飛簷相接，一廊一景，家人的態度也從極力反對逐漸變成默認、支持。「老頭的想法很偉大，現在我還是覺得他傻，不過我沒有錢支持他，精神上我是可以支持他的。」有了妻子的這句話，讓一直在保護古宅這條路上踽踽獨行的唐以金倍感欣慰。

「不要看我做這件事要多少錢，其實要看這件事值多少錢，這些代表祖先經典的建築文化一旦消失，多少錢都買不回来的了！」唐以金搓着佈滿溝壑的雙手，聲音在堂屋裡迴蕩。



唐以金從各地搜羅各式各樣的老物件擺滿屋子。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



飛簷斗拱的古民居一排排在田園山色中靜謐地矗立。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



精通木工的唐以金為了追求原樣復原古建築，不少木工都是「親自上陣」。受訪者供圖